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十五回 雷太監饞眼娶乾妻 胡媚兒癡心遊內苑

才子佳人兩下貪，姻緣錯配總難堪。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話說雷太監來到叔景園中，張鸞引出胡媚兒來拜見了。雷太監看見生得十分妖麗，滿面都堆上笑來問道：「青春幾歲了？」媚兒道：「年方一十六歲。」雷太監雙睛覷定，沈吟了一回，連讚了幾聲好，上馬而去。少停，便差個官身，請張鸞到府敘話。雷允恭在廳上相候，報導張鸞到了，慌忙下階迎接。張鸞是個鑒貌辨色的，心下想道：「他今日意思比平日倍加慇懃，必有好處。」上廳坐定，便問：「恩官呼喚，有何臺旨？」雷允恭道：「適纔見令姪女甚好才貌，只是皇子年方十四歲，令姪女的年庚反長，恐難充妃嬪之選。若只做宮人，可不骯髒了。鄙意倒有一說，要與煉師做個親家，不知意下何如？」張鸞道：「對親的是令弟，還是令姪？」雷太監笑道：「並非弟姪，就是下官本身。」張鸞道：「恩官是穿官近臣，休得取笑。」雷允恭道：「鍊師有所不知，我們雖然淨過身的，七情六欲卻與常人一般。夜間冷靜不過，常想要個對頭同睡。每當寒天冷月，教個小廝抱背抱腳，沒甚意思。也有結識個娼家外宅，時時作伴，到底不是常法。縱好而不妙。不如娶下一房，長久相處，豈不美哉！」張鸞道：「這事可做得麼？」雷允恭道：「內宮娶妻，前朝都有故事。漢朝石顯有妻有子，唐朝高力士娶妻呂氏，李輔國娶妻元氏，見於史冊可據，煉師休得推辭。下官看過曆日，明日是個結婚之日，上午納些薄聘，晚間便來親迎。有煩煉師做主，先與令姪女說知，過門之後，只圖個富貴受用罷了。」

張鸞見他十分執意，心雖不樂，口中只得應允。別了雷太監，回到叔景園中，將此話對媚兒說了。媚兒道：「叔叔將奴嫁個太監，有甚出息？」張鸞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來，只是他現在有權有勢，違拗不得。你但放心去時，我自有道理。」當日無話。

到次日，雷太監家早上便掛起紅綵，大吹大擂，準備做親筵席。上午先先行聘，聘禮是：金鳳珠冠一頂，大紅紵絲蟒衣一襲，小團花碧玉帶一條，金釵二對，金釧二對，其餘隨身一應新衣，件件成雙，花紅羊酒，不必細細說了。把張鸞寓中擺得甚是錦片一般。有詩為證：

花紅羊酒儘鋪陳，太監今宵喜結親。

有勢有財胡亂做，世間多少獨眠人。

至晚，雷太監蟒衣玉帶，乘匹紫騮馬，押著五綵花輿，笙簫鼓樂，往園中來親迎。那時，張鸞將新汗衫一件，捻訣書符，口中念了些咒語，教媚兒穿了。就把這口訣傳與了媚兒，但是要穿時，念個鎖身咒；若要解時，念個脫衣咒。媚兒都會了。當下裝扮得天人相似，上了花輿隨雷太監去了。張鸞送出園門自回。

卻說雷太監同媚兒交拜成親，也沒個丫頭老嫗服侍，只是些小內侍們，攜了燭花，雙雙引入洞房，交杯飲酒。此時天氣尚寒，雷太監房中鋪下紅氍毹地衣，張著貂鼠帳幔，錦衾繡褥，百事奢華。上床時節，一般的也會說幾句勾搭話兒。只有一件奇事：媚兒卸了花冠繡襖，解到貼肉汗衫，再解不開。分明是生成的皮膚一般，連下截小衣都被衫兒裹定。便是雷太監自來動手，也只看得便只得和衣睡了。討不得黏皮貼肉，親近一番。此是張鸞的法術。

次日侵早，合府的官身、私身、閒漢，都來磕頭，要參見夫人，雷太監都辭了。吩咐小內侍們且稱他是新娘，莫叫破夫人，惹人笑話。少停，張鸞也上門賀喜。雷太監請入書房坐下，告訴出這段怪事來。張鸞道：「此是緣法不到，或者恩官尊造第七宮中，別有良姻，舍姪女沒福服侍。」雷太監道：「且看今夜如何。」當下留張鸞一席酒飯而去。到晚臨睡時，媚兒脫衣，依舊如此。原來雷太監最好受用，他在錦繡叢中滾出來的線結兒，也捱不得一個在身上，捱著時，便是個大疙瘩。只為愛那媚兒的容貌，陪他和衣睡過一夜，分明受了一夜苦楚。第二晚再成不得了，只得各被各頭。到第三晚另收拾個房戶，送媚兒自睡。

張鸞也知道相處不來，必然退出。誰想他心下雖不喜歡，卻又捨不得打發回去。張鸞心下躊躇道：「這事我又不好開口，怎麼處？如今我且傳下媚兒一個真容，以後覷個方便，設個法兒，就勸他獻與主上。倘得召幸，或者博個封號。強如無名無目，做太監的乾老婆。」當晚行個請仙傳真法。看官，你道怎樣法兒？如要傳某人真容，打掃一間潔淨房子，桌上預備紙、筆，及各樣顏色，安設酒果供養。寫一道細細的情節疏頭，和請仙符、攝魂符焚了，念請仙咒、攝魂咒各一遍，將房門鎖閉。其人拘遠近，能攝其生魂到來，畫畢方去。生者當時，只如吟嚶一般。便是遠年死鬼，亦能攝其遊魂，與生時不異。所以形容態度，傳得逼真。畫仙一到，便聽得筆墨亂動，到放筆聲響，此仙已去。徐徐開門進去，真已傳就。大抵請詩仙者，來的多分是能詩之鬼。請畫仙者，來的是能畫之鬼。若偶然遇得真仙下降，詩必入妙，畫必通靈。

那晚張鸞就在媚兒臥房之中，如法請下畫仙。到夜半，聞得放筆之聲。張鸞開了鎖，進去看時，畫得雙頰如花，秋波欲溜，猶如活的一般。上面草書僧繇筆三字，乃知是晉時張僧繇下降。所謂僧繇畫龍不點睛，點睛龍飛飛上天，便是此人，真仙筆也。張鸞歡喜，次日用絹紙裱個小小軸兒，懸掛內室。只等雷太監再相會時，討他聲口，便進說詞去說他了。

卻說媚兒在雷太監家沒瞅沒保。從這一夜打個嚶，掙到朝來覺得昏昏悶悶，自覺精神減少，便問小內侍道：「這裏可有會說平話麼？」小內侍道：「有個瞿瞎子最說得好，聲音響亮，情節分明。他就在本府簷頭居住。」媚兒道：「你與我喚來消閒則個！」小內侍稟知了雷太監，將瞿瞎子喚到，扶入中堂，免他行禮。把一張小桌兒，一個小杌兒，教他坐於檻外，媚兒坐於中間，垂簾而聽。吩咐不用命題，只揀好聽的便說。瞿瞎子當下打掃喉嚨，將氣拍向桌上一拍，念了四句悟頭詩句，說入正傳。原來說的是紂王妲己的故事。說起來妲己是紂王聘來的一個美人。迎至中途，一陣狂風，天昏地暗，從人都驚倒了。風過處，掙扎起來看時，只有妲己端坐不動。紂王道他有福分，立為正妃，十分寵幸。卻不知那妲己已不是真的，是個多年玉面狐狸精，起這陣怪風，攝了美人開去，自己卻變做他的模樣。百般妖媚，哄弄紂王。紂王只為寵了這個妃子，為長夜之飲，以酒為池，以肉為林。誅殺諫臣，肆行無道。其時萬民嗟怨，惹起周武王興師伐罪，破紂王於牧野，殺妲己於宮中。就說了一番，又念四句詩。詩曰：

盡道商王寵幸殊，豈知妲己是妖狐。

假饞狐智能賢達，還勝人間呂武無。

媚兒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「古人云：人生不得逞胸臆，雖生百歲猶為夭。若得意一日，死而無怨。」便教取一貫錢賞了瞿瞎子去了。心下想道：「同一般狐媚，他能攘妲己之位，取君王之寵。我之靈幻，豈不如他乎？」其夜獨宿房中。他夢見自家選入皇宮，蒙朝廷十分寵愛，冊為皇后，宮娥簇擁，富貴非常。母親聖姑姑封為國太。哥哥左黜，亦拜大官。一門貴戚榮盛無比。猛然覺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紗窗上日色通紅了。只見小內侍捧著一個洗臉銀盆，放在朱紅面架上。稟道：「今日是第三遍大選皇妃，老公公侵早便往禮部去了。請新娘起來梳洗早膳，小的們服侍過，也要給個假去看一看！」媚兒道：「我身子困倦，且不梳洗。你們要去看時自去！」這班小廝們得了這句話，分明村裏先生放學，一夥子都跑了。媚兒道：「既是第三遍大選，合城美色，都聚在一處。我也去看看，是怎麼樣兒。」起來梳洗，對著明鏡道：「似我這般顏色，使人類中也稀少。卻困守此地，可不枉了我心靈性巧！」將一幅青布齊眉裏頭，裝做村姑模樣。把房門拴了。使出舊時狐精伎倆，從房後踰牆而出。開了後門，一溜煙走去。直到禮部門首，也擠在人叢中來。只見衙門大開，遠遠的望見雷太監和禮部官員，都坐在堂上。一班官媒婆引著各良家女子過堂，上面照冊點名。從東角門進，西角門出。也有貧戶愛女的父母，自家跟隨，在門外伺候。也有官家小姐，整隊家人養娘跟著來。總數何止百人！都是十三四歲的。其間眉清目秀，紅唇齒白的也儘多。只沒有個超群的嬌姿，出尖的美色。媚兒一一看了，道：「古來說：佳人難得。一個花錦東京，人才也只如此矣！」眾人捱捱擠擠，下午方散。媚兒躲在土地堂中，至晚竟不回家。發個癡念頭，要往朝廷大內，遍看三宮六院如何富貴。

你道他為何發這癡念頭？一來被仙筆傳下他的真魂，因此精神顛倒；二來有王家後三字在肚內打攪。聽了姐己的故事，越發心中發癢，按捺不住，乘夜溜入皇城。雖然妖狐幻惑，來不知跡，去不知蹤。但那皇城裏面，比民間不同，不是頑處。他見前門侍衛嚴緊，也未免心懷恐懼，不敢闖入。轉到後宰門，原來一夥子匠人修葺御花園，恰好做工完了。太監在那裏審問工頭什麼說話，打著兩盞紗燈，兩個火把，照得白日一般。媚兒乘間中溜進，逕入御花園。行了多時，猛見宮中牆垣高峻，難以踰越。又打個寒噤，且坐下躊躇則箇。忽然想起，皇太子獨居東宮，血氣未定。倘然討得相見，必有憐愛之意。聞得他又是赤腳大仙轉生，骨氣非凡，若取得他一點真元，又落得一節便宜了。轉步向東，逕趨而進。過了金水橋，想要在御溝中鑽進，一來怕他水深，二來有銅柱隔絕不便，只得又向前行。聽宮漏正打夜更，月尚未起，只見遠遠的數點火光，急跑上前去望時，卻是四五個小太監，提著紅紗燈兒，做夥出來出恭。媚兒道：「他既有門而出，我不怕無門而入。」趁火光悄悄地看時，果然有個角門開著。媚兒捱身進去，觀個便處，爬上屋簷，過了幾層院子。只聽得下面讀書之聲，媚兒且不下來，在屋上揭去幾片琉璃瓦，挖開望板，向下張看。原來這去處叫做資善堂，是皇太子讀書之所。這皇太子生性聰明好學，雖然夜深，兀自秉燭而坐。幾個內侍們，四下倚檯靠壁，東倒西歪，都在打瞌睡。媚兒道：「此機失了，更待何時？」便從窟窿中飛身而下。瞧見後堂幾個老宮人守著茶爐，在那裏煎茶。桌上擺著剔漆茶盤，及銀碗金匙之類。媚兒去了兜頭布兒，把嘴臉一抹，變做年輕美貌一個絕色的宮娥。忽地偷得來一個盤茶，一個銀碗，吐些涎沫在內。口吹氣，變成香噴噴的熱茶。原來狐涎是個媚人之藥，人若吃下，便心迷意惑。不拘男女，一著了他道兒，任你魯男子，難說坐懷不亂，便露筋祠中的貞女，也鑽入帳子裏來了。媚兒捧了茶盤，妖妖嬈嬈的走出後堂，恰待向前獻與皇太子，忽見皇太子背後閃出一尊神道。怎生模樣的？有「臨江仙」為證：

眉似臥鸞丹鳳眼，面如重棗通紅。鋼刀偃月舞青龍，戰袍穿綠錦，美號是髯公。一片丹心懸日月，扶劉佐漢成功。神靈千古播英風，馘魔稱上將，護國顯神通。

這尊神正是義勇武安王馘魔上將關聖。從來聖天子百神呵護，這日正輪著關聖虛空護駕。見媚兒施妖逞幻，看看上交了，聖心大怒，便顯出神威，將青龍偃月刀，從頭劈下。媚兒大叫一聲，撇了茶盤，望後便倒。皇太子聽得狐噪，吃了一驚。內侍們都驚醒了，攜著畫燈四處照看。只得一個牝狐，頭腦迸裂，死於地下。衣服如蟬蛻一般，褪在一邊。亂起眾人打著行燈火把，只怕還有狐黨在內，前後都照一遍，絕沒影響，正不知那裏來的。當夜將狐屍抬出後面。明早，太子入宮奏過聖上。命司天監占其吉凶，司天監奏道：「狐妖冒人衣服，時常有之。但皇宮內地，何從竊入？此非常之妖也！昨日是尾火狐值日，適有狐怪，宮中宜慎防火災。然狐死似有鬼神擊之，此乃皇太子千秋之福，亦不為大咎矣。」後來火災不驗，天子亦不追究。後人有詩云：

浪說司天據理真，其中裨灶是何人。

只將泛語尋常應，宣室何曾問鬼神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雷太監這晚從禮部回來，教請新娘陪伴飲酒。小內侍稟道：「新娘從早閉著房門，至今未開。叫喚亦不答應，不知何故？」雷太監自去敲了幾下，又喚了幾聲，裏面寂然。發起性來，叫把房門打開。床上床下都看到，何曾有半個人影？心下想道：「他見我待得不甚親密，或者逃走去了，只是女兒家弓鞋襪小，這般牆垣又沒個梯子，如何去得？」躊躇了一回，又道：「他便去也只在他叔叔那邊，教人去看就知端的。」便差個官身連夜往淑景園張鸞寓所，看新娘在否。張鸞見官身到來，道其來意。張鸞大驚道：「你家老公公差矣！我姪女既嫁了他，生死是他家的人了。女孩兒家往那裏去，少不得只在老公公家裏。終不然不見了一個，又要我賠一個不成？」官身領著言語，自回復去訖。

張鸞當晚心下懷疑，把門閉了，即便書符念咒，要攝媚兒的靈魂到來審問。平昔間符到魂來，這番偏不應驗。張鸞叫聲：「怪事！」便向媚兒真容前，重複凝神注想了一會，再焚一道追魂符。只見一陣冷風過處，畫中嚶嚶的似有哭聲，忽地走將下來，正是媚兒的妖魂，扯住張鸞大慟。張鸞勸止了他，問其緣故。媚兒告訴道：「妾今不敢隱蔽，實乃雁門山下狐精也。隨母親聖姑姑雲遊求道，中途遇風變，刮來此地。蒙仙官收養，視同骨肉，感恩非淺。不意為雷家強娶，耽誤終身。前宵啣嚙一番，自覺精神耗散。昨聞禮部選妃，偷身去看。自念紅顏不落人後，便潛入皇宮，希圖蠱惑。不意陰中觸了關聖之怒，撻其刀鋒，即將妾魂牒送酆都問罪。妾再四苦求，蒙關聖稽查簿籍，道妾冥數合得人身，他日發跡貝州，有中宮皇后之分。即今月內該往本地胡員外家託生。正待釋放，恰遇仙符幾番見召，遂至於此，方知妾之魂已在圖畫之中。今三魂再得團聚，仗仙官之力，將畫送入胡員外家，便是妾之生地矣！他日貝州之事，仙官亦是有名人數，倘遇我母親聖姑姑，幸寄一信。」說罷依然走在畫上去了。

張鸞因想起媚兒被風刮來之時，他曾聞空中神語兩句道：「胡家女兒王家後，送與冲霄處士受。」我只道他本是姓胡，原來還有胡員外家託生一節。據那王家後三字，已不是趙家媳婦。不知貝州之事，又是如何？我在江湖上，也聞得有個聖姑姑神通廣大，此時正不知在那裏？若會了聖姑姑，這話自然明白了。那晚想了一夜。次日侵早，雷太監親到園中，只怕張鸞尋他要人，便自己先來與他陪話。張鸞不對他說明，只將套話兒支吾答應，求他用心尋訪。少停，滿京中傳遍說，昨夜有個牝狐死在東宮資善堂，今早畚出後宰門去了。張鸞肚裏已自了了，暗暗的稱奇。那雷太監如何想得到媚兒身上，只吩咐官身、私身、閒漢等，四下尋訪，出一千貫文充賞。這些眾人當一場生意，見神見鬼，東捱西問，那有消息。正是：水中撈月何曾有，海底尋針畢竟無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張鸞早飯後，打扮得齊齊整整。頭戴鐵道冠，魚尾模樣，身穿皂沿邊烈火緋袍。將媚兒真容捲起，放在一個荊筐籃中。左手提著籃兒，右手拿著繫殼扇。聞知胡員外住在平安街上，逕奔這條路來。正是：

白雲本是無心物，卻被清風引出來。